

我是蘇聯的公民

愛曼奴伊耳·費根著

裘衣序東譯

平明出版社刊

近代文學譯叢

我是蘇聯的公民

愛曼奴伊耳·費根著

裘衣序東譯

平明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六月初版 0001—3050 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原書名 Верность
原 著 者 Эмиануил Фейгин
原出版者 Тбилиси, Заря Востока,
 1950.

平 明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汕頭路八十二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人民幣八千元

序

這本書裏沒有虛構的人物和事件。作者所說的全都是蘇維埃人民在對抗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偉大的衛國戰爭的日子中，以及蘇維埃戰士在戰後生活中的真實事蹟。愛曼奴伊耳·費根作品中的英雄都是熱愛自己的祖國、熱愛自己的人民的蘇維埃人，都是具有共產主義社會建設者所特具的純潔的品德和專一的意志的人。友誼和義氣團結着他們，蘇維埃愛國主義的勝利感團結着他們。作者用黨的熱情描寫了蘇維埃新人物的高貴的道德的外貌；就他們說，獻身於列寧——斯大林黨的不朽的事業，是無上的愉快。

蘇聯作家愛曼奴伊耳·費根在衛國戰爭時期，自始至終充任軍事報紙的新聞記者。他和蘇維埃戰士們一同過着艱難困苦的行軍生活，一同爲暫時的失利而難受，一同爲偉大的勝利而高興。愛曼奴伊耳·費根的故事和隨筆充滿了蘇維埃民族深厚的自豪感。作者表現了蘇維埃各民族間的不朽戰勝的情誼和友愛的力量。格魯吉亞人和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他們都用子女般熱愛祖國的情感團結着。他們並肩和可憎恨的敵人

作戰獲得了勝利。

忠誠^①這本書正確的、忠實的敘述了蘇維埃人民的——爲共產主義而戰的戰士們的剛強和勇敢。

II · 果烈錯夫上校。

① 就是本書的原名。

目次

序.....	一
飛行員的媽媽.....	三
沃達利·查揚的幻想和功績.....	三
從神話裏來的姑娘.....	十三
弟兄.....	六〇
可愛的海，黑海.....	六五
山德羅·卻啓亞尼——克里米亞的游擊隊員.....	七五
忠誠.....	八二
山岩上的燈塔.....	九二
毒害者.....	九六
我是蘇聯的公民.....	一九九

香煙盒.....一九

我知道，花園要開花了.....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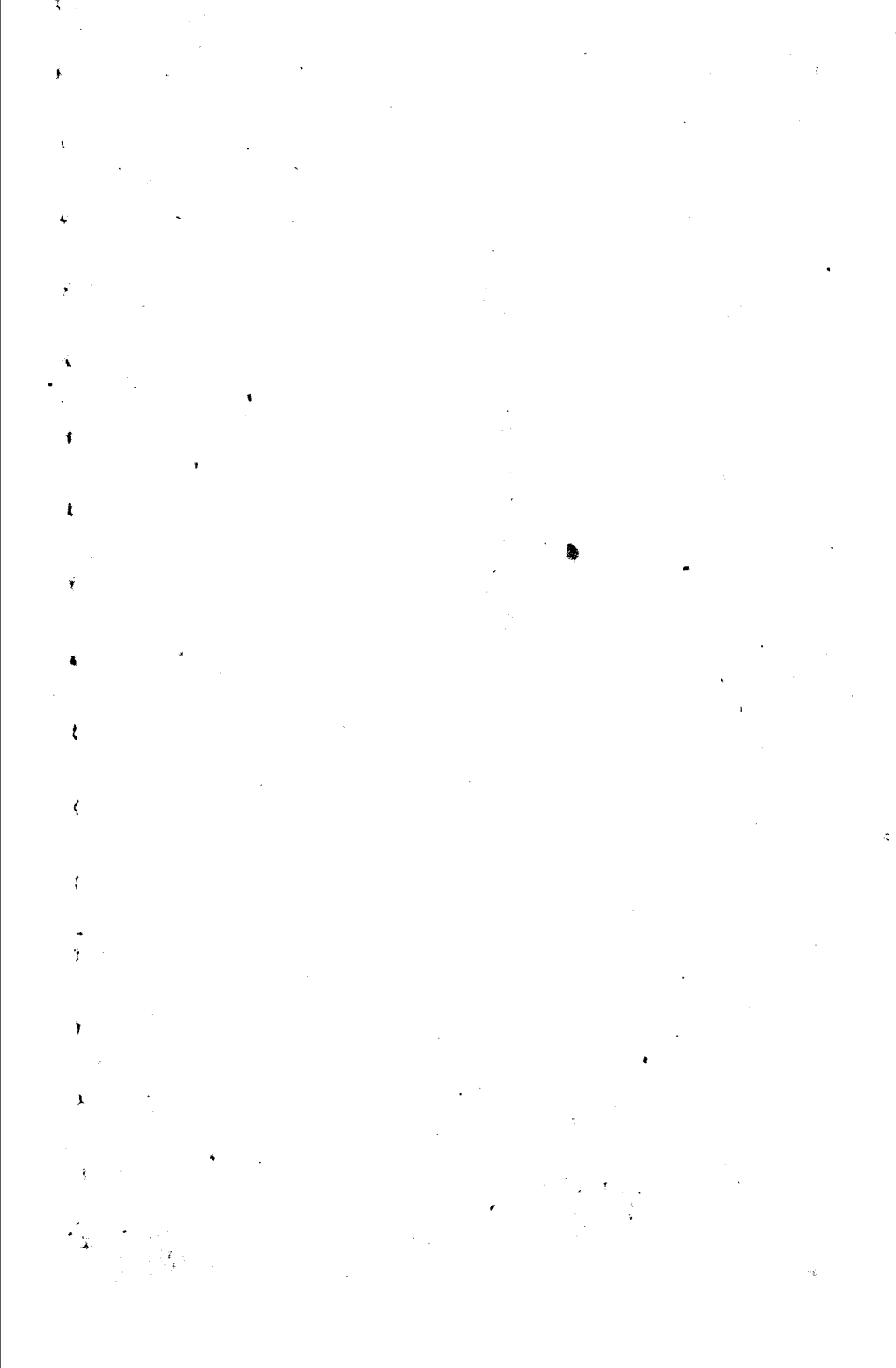
兵的青春.....二三

小媽媽.....二五

祇達利的未婚妻.....二五

辭後記.....二五

我是蘇聯的公民



飛行員的媽媽

春天的雷雨在草原和海洋上咆哮。耀眼的電光遠遠的在海裏閃着，劃開了在我們頭上蓋着的墨黑的天，帶着把耳朵都要震聾了的雷聲鑽到地底下去了。海和草原形成一個顏色，混濁的水從各方面來包圍我們。我們的「夏齊克」像一葉孤舟似的飄流在這一望無邊的海洋裏。

「這樣，要飄到羅馬尼亞去了，」駕駛員灰心的開玩笑說。

「唔，你倒會想……到羅馬尼亞，」我的伙伴生氣說。

「到羅馬尼亞，當然是很遠，」駕駛員糾正說，「或許會淹死。」

但是駕駛員悲鬱的預言沒有實現。

很奇怪，好像是幻景一樣，忽然有一種東西在我們面前出現了：水面上張開着廣闊的翅膀，我們隔着雨幕看見對面來了一羣巨大的鳥……

「飛機場，」駕駛員說，「像是斯喀左勃切夫的飛機場。」

「當然是斯喀左勃切夫的飛機場，」我的伙伴高興了。「這是他的「野牛」^①，一定是他的。」

半點鐘以後我們已經坐在軍官餐廳裏，我們面前擺着一盤香的甜菜湯。

餐廳裏熱鬧而愉快。我的伙伴是空軍報紙的採訪員。他馬上開始活動說：

「少校同志，你們的兩位英雄喀雜果夫和托布利的事，我們聽到了很多。我們想和他們認識認識。」

斯喀左勃切夫推開了盤子說：

「你們來遲了。」他嘆了一口氣，低聲的說。「你們來遲了。果勒·喀雜果夫和伏洛傑·托布利已經離開我們了。」

少校又嘆了一口氣，回過身去指着掛在牆上的照片。

「果勒·喀雜果夫，」少校說。「我們從他那兒只留下了這個。」

漂亮的少年，真像個孩子，他的像看着我們。

餐廳裏沉靜了，非常沉靜，只聽見窗戶外邊雷雨的咆哮聲。大概是我的伙伴不留意的

① 飛機名。

觸動了這些人心內的深刻的創傷。值日官打破了這悲痛的沉靜。

「少校同志，這兒有一位婦人要見您。」

「讓她進來吧。」

婦人走進了屋子。她站在門口，從頭上取下了一塊溼的黑帕子，露出完全白了的頭髮。婦人用右手掌擦了擦水溼的臉。她的左手是用綳帶吊着的。

「哪一位是這兒的長官？」

「我是這兒的長官，」少校說着站了起來。「有什麼事，媽媽？」

婦人沒馬上回答。水從頭髮上一行行的流到臉上，婦人用手掌擦水，好像在趕走可惡的蒼蠅。

「我是飛行員的媽媽，」婦人說，她初次對圍着桌子坐的人注意的看了一番。

「非常榮幸，」少校衷心愉快的說。「請坐吧。」

他指着自己的椅子，婦人點了點頭，向他那兒走去，但又忽然停止了，身體搖晃了一下。我們都明白什麼東西激動了她，因為她瞪着眼睛看着喀雜果夫的照片，把一隻手向照片伸去。

「這是我的兒子，果勒，果勒·喀雜果夫。他在哪兒？他出了什麼事？」

大家都看着少校。他該怎麼回答呢？他和媽媽怎麼說呢？但是少校什麼也沒說。他只抱着婦人的震動着的雙肩讓她坐到椅子上。

媽媽坐下了，背對着我們，臉向着像片。兒子在像片上對她笑着，她哭了。飛行員們默默無言的站在桌旁，被母親的沒法安慰的悲哀感動了。

『我要走了，』喀雜果瓦忽然說，把帕子包在頭上，站起來。『還有一個兒子在等我，他也是飛行員。』

『我不知道果勒有兄弟，』少校驚奇的說。

『我也不知道，』婦人低聲的說。

她用堅強的步伐向門口走去，她好像忽然想起了什麼，在門旁站住了。

『如果可能，請幫助我。必須把他送到醫生那兒去。他受傷了，』她說。

『您的兒子叫什麼名字呀？』少校問。

『伏洛傑，』喀雜果瓦說。『他腳上受了傷，他自己不能走。他的名字叫伏洛傑，姓托布利，也許您聽說過？』

『汽車！』少校命令說。

……三月二十五日黃昏時候，蘇聯飛機襲擊且村的法西斯飛機場。機羣是從西方，太陽落山的一邊來的，出其不意的出現在飛機場的上空。德國人勉強來得及把輪值的驅逐機小隊飛上天空。蘇聯轟炸機順利的投下了炸彈，燒毀了在地上停着的六架飛機，開始飛走。

蘇聯轟炸機和法西斯驅逐機展開了空戰。且村的農民們在看這次的戰鬪。葉蓮娜·德羅菲莫芙娜·喀雜果瓦也在人羣中看。蘇聯的飛行員們擊毀了一架德國飛機，自己也喪失了一架。人們在地面上看見了它怎樣的燒着了，像一個燃燒的火炬燼暗了陰慘的、傍晚的天空，隨後就墜落在什麼地方的鹽湖裏去了。飛行員已經離開了飛機。他用降落傘跳走了，他也被風刮到湖裏去了。婦女們哭了。葉蓮娜·德羅菲莫芙娜哭得更傷心。老人們吩咐婦女們各自回家。士兵們騎着機器腳踏車在街上飛跑着。他們往湖邊開去。

……蘇聯飛行員從燃燒着的飛機上跳下來就失去了知覺。他的肩和腳在戰鬪開始的時候就受了傷。不可忍受的痛苦使他清醒了過來，他知道是躺在大概很鹹的水裏，因為傷口在發燒，就像撒上了鹽。飛行員站起來了。水沒到腳踝。他剛走了幾步，又陷落到一個坑裏去了，好容易從坑裏游了出來。他走了很久，他絆了什麼東西又摔倒了。他不能再站起來。飛行員再清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亮了。他站了起來，看見自己躺在離岸五十公尺遠

的一個極小的島上，德國人站在岸上。手槍已經失去效用。飛行員連忙轉身往回走；如果不能用槍自殺，就淹死在水裏。法西斯士兵奉命要活捉飛行員。他們跳下了水，追趕飛行員，四個人向他撲來。他和他們打了很久，很激烈，但還是被他們捆着雙手拉到岸上去了。飛行員總是不開口，德國人在岸上纔聽見了他的嘶啞的聲音：『打死我吧，狗子。』

他們把他帶到村裏去。飛機場守衛隊的伍長伏里富走在前面。全鄉村的人都仇恨這個伏里富，這殘酷而蠢笨的暴徒。當走到村裏街道上的時候，飛行員看見了女人和小孩兒們。他們用敬愛和憐憫的眼光看他。飛行員挺直了腰對他們笑了一笑。伏里富取下了船形帽，對農婦們喊着：『早呀，婦女們，捉到了你們的同鄉。』他叫着一個農婦說：『不要害怕，伏里富今天很和氣的。』有些婦女走到了伏里富身旁。『這俄國人溼透了，伍長說，俄國人需要換衣裳。』他惡意的笑了一笑，但是誰也沒注意他。婦女們各自跑回家去，翻箱倒籠的拿襯衣，褲子，襪子。伏里富坐在喀雜果瓦小屋的台階上檢收東西。

『你們接待俄羅斯飛行員接待得很週到，』伏里富說，『好像他是你們的兒子和弟兄一樣。』

『是的，他是我的兒子。』

葉蓮娜·德羅菲莫芙娜說了這話向前走去。她知道，凡是站在這兒的婦女們都準備

這樣說的。但是她第一個說了出來，其餘的都靜默的表示同意。因為葉蓮娜·德羅菲莫芙娜的兒子也是飛行員。

「很好，」德國人認可說，「兒子，就是兒子吧。婦女們爲什麼這樣怠慢同鄉呢？去拿伏特卡^①、灌腸、鷄子來，我們要快樂一下。你，媽媽，招待你的兒子，招待我們。」

婦女們有着模糊的希望。她們拿來了鷄子、牛油、雞蛋和自製燒酒。伏里富坐在葉蓮娜·德羅菲莫芙娜家裏的桌子旁，滿意自己的玩笑開得這樣巧妙。飛行員也被准許坐上桌子。葉蓮娜·德羅菲莫芙娜看着他想：一點兒也不像是她的兒子——臉、聲音、頭髮都不像。果勒的頭髮是淡黃色的，直的；這個人的頭髮是黑的，鬚的。甚至他不是俄羅斯人，大概是高加索人，但還是自己的親人。因爲擔心他的命運，她的心都要急碎了。葉蓮娜·德羅菲莫芙娜得到了一個機會走近飛行員身邊去。

「兒呀，」她低聲的說，「親愛的。」

飛行員看着窗子。有一隻什麼鳥在窗口飛過，直冲上透明的、藍色的天空。飛行員羨慕的想：「升入高空了。」

從飛機場來了一位軍官。在審問的時候，飛行員默不作聲。伏里富和另外一個士兵

被留下看守俘虜。這是伏里富自己請求的。第二天早晨飛行員要解到城裏去。

『你到了那兒會說話的，』伏里富威脅的說。

飛行員縛着雙手坐在長椅上，悲慘的望着窗子，窗子外面就有寶貴的自由。到了晚上，伏里富開始和士兵爭執誰先去睡。士兵說着醉話，伏里富命令說：

『媽媽，鋪床！』

葉蓮娜·德羅菲莫芙娜鋪好了床。士兵不脫衣裳，穿着皮靴睡到床上去了。伏里富先吹口琴，後來口琴掉到地板上去了；他睡熟了，頭擱在桌子上。飛行員半醒半睡的閉着眼，嘴裏不知道在說些什麼外國話，說得很急很快。葉蓮娜·德羅菲莫芙娜記起了她的兒子，果勒，也是這樣說夢話的。果勒，可愛的兒呀，是不是也會出這樣的事？是不是這個孩子會被殺死，而她，做媽媽的人，就毫無辦法救他麼？

她朝飛行員那兒走去，但是伏里富醒了。

『滾回去，老婆子，殺死你！』

她連忙退到門口，她踢到一樣什麼東西。斧子！她老盯着這把在暗閃着光的、鋒利的鋼斧。伏里富又睡熟了。婦人把斧子拾起來，蹣着腳向伏里富走去。玻璃杯和盤子在桌子上叮噹作響。頭骨碎裂了。